電影·漫畫

良盧圖書公司

電影·漫畫

第一期目次

▲照片

封面（徐來）（二色版）……何佐明
看人學樣……何佐明
好來塢的明星……
黎明暉與白虹……陳家楓
明星動物觀……
國片介紹……何佐明

▲漫畫

雀入水爲蛤……朱錦樓
六月風光……竺繼忠
傘波命……
年輕的媽……顧逢昌
所謂藝術而藝術……陳家楓
文化侵略的假面具……陳家楓
食勿過飽……
性交公開的護符……顧逢昌
出征圖（四色版）……沈逸千
性的尖端（二色版）……朱錦樓
妻子責備丈夫（二色版）……陶謀基
發展與享受（三色鋅版）……竺繼忠
等一等……
風波後的豔福……
牧歌一曲動邊愁……張儀女士
在女人身上找題材的作家……顧逢昌
撲空……

▲文字

漫話「君子與小人」……馬忠融
一笑之禍……巴爾扎克作 蔣懷青譯
山居漫話……胡依凡
漫畫上的「！」與「？」……李寶泉
年糕……賀宜
過瀋陽……李輝英
招寶山……莊啓東

漫廬圖書公司誠實介紹……

開文美術製版公司——專製

四色銅版　三色銅版
二色銅版　單色銅版
彫刻銅版　無網銅版
三色鋅版　套色鋅版
網紋鋅版　鋅　版

▲出品優良　定價克己
▲交貨迅速　約期不誤

本公司出版之明星家庭及電影漫畫·內部皆係開文公司精製如有接洽請打電話·五一三〇七

上海開文美術製版公司

地址：周家嘴路一〇二〇號

漫談「君子」「小人」

馬宗融

近來到處都在談起「君子」「小人」，這兩個名詞是有抑揚的意思的，所以口吐或筆書這兩個名詞的，大約總是自命爲前者，而以後者贈人。本來君子一語是比較光耀些，我們且試推一推它的來源：古來的皇帝稱君，也稱天子；天子就是天之子，就是「法天的聖人」，法天大約就是法其高高乎在上。君子大約是一貫的文章；君之子，子是應該孝的，君之子就應該忠，同時又得法君，法其居高臨下。

小人恐怕是對大人說的，就是不大的，卑賤的人而已。不然「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一語就很難解，因爲孔子是聖人，也是君子，觀其「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可知。這如我們近日買的一隻未離過娘的羔羊，終日叫得來眞是「惶惶如也」一樣。君子是仰則慕君，君就是一切勢力的代表，俯則惟見小人的，小人就是沒有社會地位指官或與官同類的地位的可欺的人，女子在那時也沒有社會地位，所以女子也是小人，這是只含有勢位的意義，而不含道德的意義的。不然「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也不好講了。風是從上壓下，草迎着風便要偃，偃就是仰面跌跤，抵不住威勢的意思。這比譬得不錯，人事的現象的確也多與物理的現象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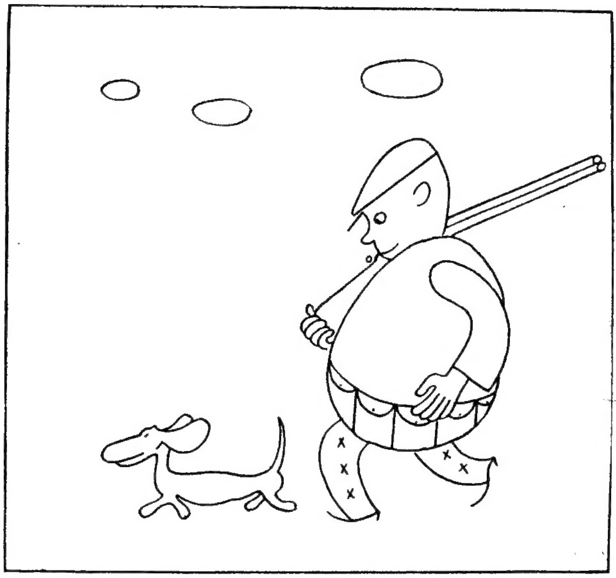
不過草是蔓生的，很多；有根的，始終困着在那里；風却是一陣一陣的；所以儘管一陣風襲來草就偃，却要搖搖擺擺表示點微弱的抵抗，風一過，它們又昂起頭來。至於風，却只是大塊的噫氣，過一陣又一陣而已。

近見一篇短文給君子與小人下了另一定義：「他罵我，我不睬，犯而不較，我君子也。我打他，他動怒，志在報復，彼小人也」，就讓這樣說，君子還是舊君子，小人還是那小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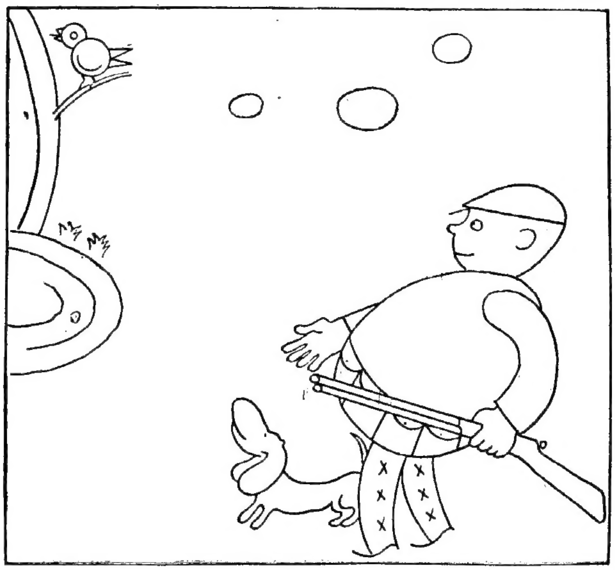
『雀入水為蛤』

—易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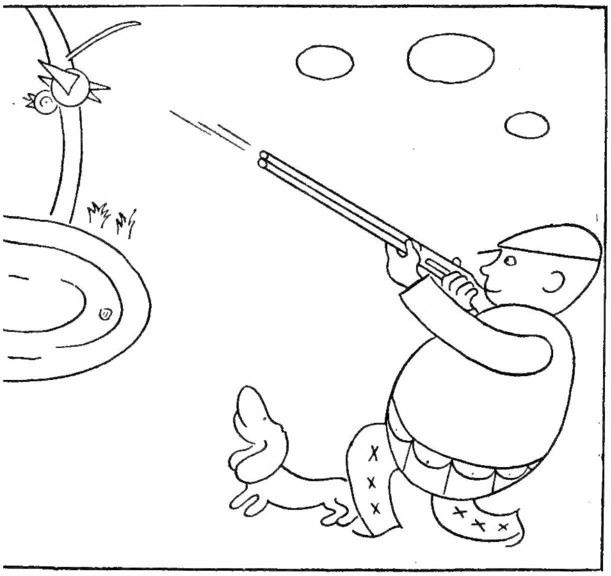
朱錦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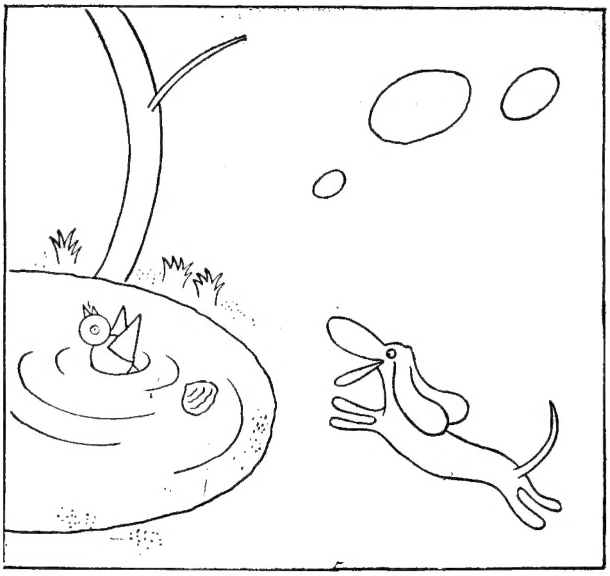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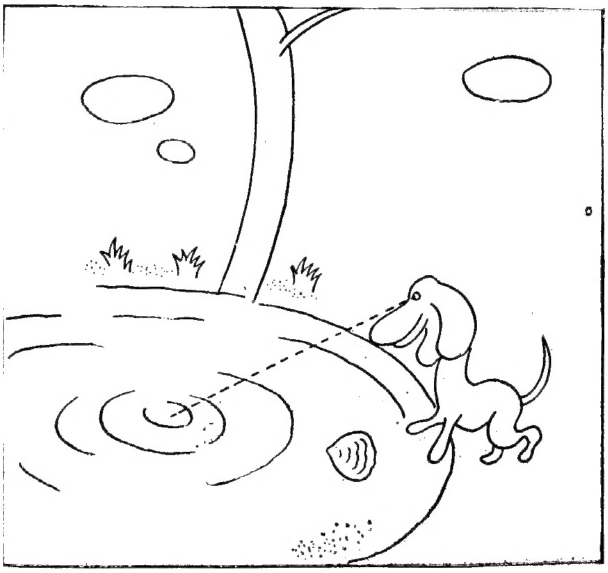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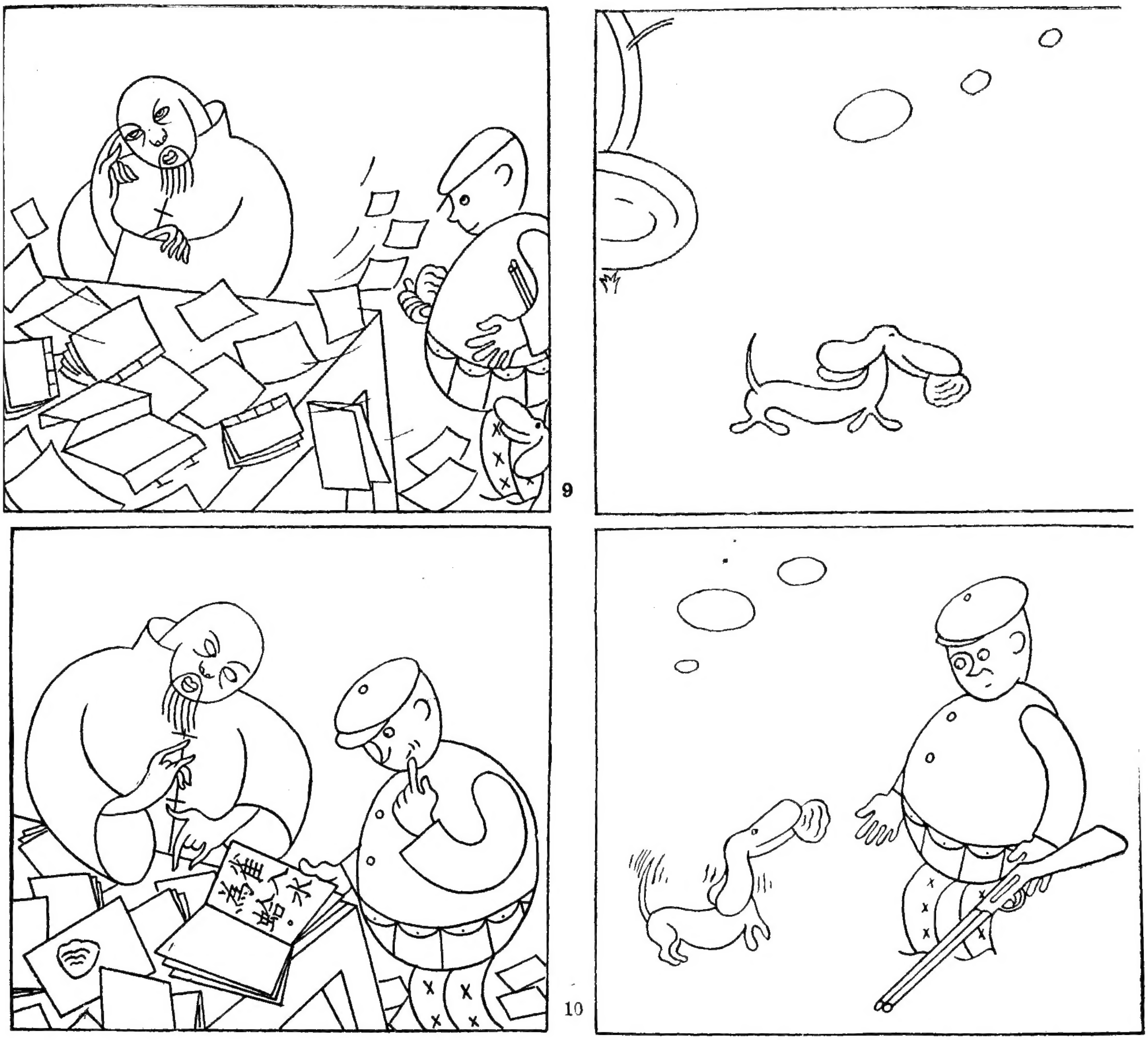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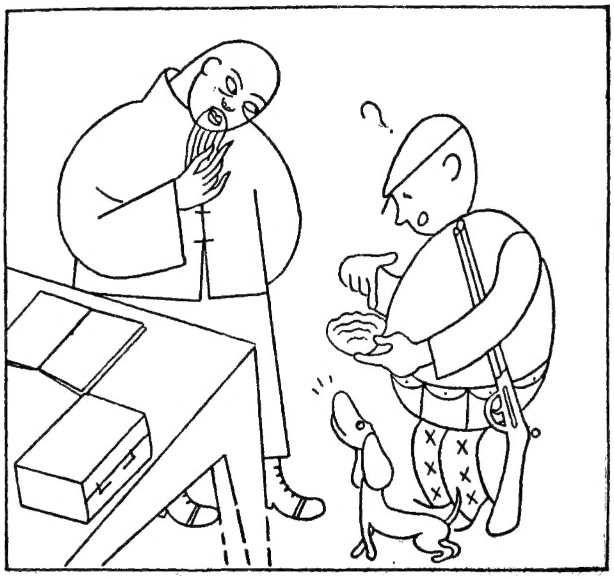


5



9

10



文精公曰：

「有書爲證。」

一笑之禍

巴爾札克 著
蔣懷青 譯

『在一八一二年那年出征，』蒙特列服將軍說：『我不知不覺地作了一個可怕的災禍底原因。你，比恩喬醫師！在研究人的身體的時候，是這樣仔細地研究着人的心，你或許可在這故事裏找出一個關於一些「意志」問題的解答來。

『那是我第二次出征了。正像一個頭腦簡單的青年礮隊副官那樣，我酷愛危險，而且嘲笑一切。

『當我們抵培雷西那時候，軍隊——你是知道的——完全散亂了，毫沒有軍紀的觀念。事實上，這不過是由各民族人民合成的從北至南自然地移動着的羣衆罷了。做長官如果不帶給兵士們食物和燃料，那兵士們就會把這襤褸，赤足的官長從他們燎火驅逐開去的。甚至經過那有名的河之後，那雜亂還是和從前一樣厲害。

『我獨自一個人，靜靜地通過西姆坪那些沼澤，步行着來，想找一家肯給我們住宿的人家。但一家都沒有找着，即使找着了也被驅逐了出來，向晚的時候，我總算僥倖在一拙劣的波蘭人小農舍裏住下了。這是怎樣的地方，沒有東西能給你一個觀念的，除非你曾看見過那下等諾曼底人的木房子，或是波司地方這最可憐的貧民窟。這些住宅，由獨間房子構成，後端用一道板壁把房子分隔爲兩部分，這樣較小的一部分就作爲儲藏芻草的地方。雖說的黃昏近來的時候，但我已從遠處瞧見了一縷縷的炊烟從這屋子升騰上去。我抱着一腔熱望——希望找着比先前我所碰到過的更慈悲一點的朋友——大踏步地走向那農舍去。一進門是找見幾個軍官團團坐在桌邊，在吃煤爐上燒烤的馬肉，冷凍的甜菜根，以及蕃薯，伴着他們的——沒有故別的景象——是一個婦人。我認得其中二三個人，是屬於我所服務的第一團裏的礮兵隊長。他們看見我，歡呼起來

逸千先生去春偕同志三度出塞，在蒙路晤雲德二王，期於漢蒙二家在民族上有所溝通，厥功甚偉，渠於漫畫界早有地位，近以久處漠北，落日奇麗，胡笳悲切，淬礪其身心至大，故所作輒多驚人之筆，無可與之比擬也。

性之尖端——熱炙，蠱毒，誘殺。

朱錦縷作

，接待了我，這種情形假使在培雷西那那邊，的確會震驚了我；但那時寒冷正好消退些了，我那般同事們正享受着安息，溫暖，和食物，而且地板上散着稻草束，這一切表明了那裏要過一舒服的夜。到底說來，那時候我們所要求的限度，並不高。我那些同事的軍官是慈善家，就是對一無關係的人，他們也能這樣做的；況且，這也不過是極平常的一種慈善家的派頭能了。我坐下在一堆乾草上，躺了下去。

『在桌子的末端，靠那與滿貯乾草的小室相通的門邊，坐着我以前的團長。在所有我遇見過的雜色人羣的中間，他要算是最特別的一個了。他是意大利人，在南方國度裏，不論何時人性都是優良的，但他可說是卓絕的了。我不曉你得有沒有注意過那意大利人的可驚的白色，尤其在太陽光裏—這是奇怪的（他們的膚色顯得更白皙。當我讀着查理諾底歐的關於奧迪德大佐那種妙想天開的描寫的時候，我覺得在他每句經考究過的句子裏，發見了我自己的印象。一個意大利人，正像他那團裏大多數的軍官一樣—別的是被皇帝從安給尼軍隊裏派遣來的—我的團長是一個高身材的人，總有八九Pouces高，生得極相稱，或許嫌肥大了一點，但氣力很大，敏捷強壯像一隻靈敏的獵狗。和豐富黑色的鬚髮成對照的，是這皮膚的白皙，正像一個女子的膚色那樣閃着光亮。他有小巧的手，美麗的足，和一張文雅的嘴；他的鼻子很巧妙地形成鷹嘴那樣，在尖端上自然地呈捏窄的樣子；在他情感爆發的時候，牠變為全然的慘白。

『真的，他性子的猛烈，說起來是這樣不能使人相信，而且也沒有字眼可用來形容它；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儘可作為明證了。在它之前，是沒有一不恐懼的。或許我自己是唯一不怕他的人；但那時他對我具有特別的好感。我不論做什麼，總不會觸怒他的。當他這種脾氣發作的時候，他眉宇上的筋肉縐縮起來，在額的中央形成一個三角洲，或者不如說是一塊馬蹄鐵。這種記號，說不定會以比從他藍眼睛裏閃出來的磁的火星更厲害數倍的恐佈來襲擊着你。接着，他的全身震戰着，他的力氣，平常本是大的，這時變為更無限地大了，他以一種強有力的 Grasseyement(粗大聲音)說話，他的語聲，至少有像查理諾底歐所寫的奧迪德的語聲那樣有力，把一種難以相信的豐富的聲音灌入子音或是音節裏去，而這子音或音節就是以 Grasseyement 發聲出來的。如果在某個時間，這像巴黎人的發音的粗陋，反能增加他的魔力，你聽見它之後，不妨去想一想，在他發號令或是於情感激動下說話的時候，它傳達出來的將是如何一種力的意義。在他平靜的時候，他的藍眼睛閃着天使般的溫柔的光輝，他的情晰的眉宇上帶着一種充滿迷力的表情在意大利軍的閱兵場上，沒有一個人可同他比較的；，在最後那次拿破倫召集的檢閱裏，甚至達渥賽自己——這漂亮的樹渥賽—也被我們那團長勝過了。這受愛戴的人，可說是一矛盾的集合體。矛盾的對照，便是情愛的要素。那你可不必再問我，他是否有拿這不可抗的感化力——在它前面，我們的生性就會像吹者管下的玻璃溶液那樣退讓開去的——去施諸於婦女們身上。但不知怎樣，一種奇異的命運——這或許一個銳利的觀察者能夠解釋—使那團長失敗，或者拒絕去作更多一點的獲得。

『為給你明瞭他的猛暴起見，我可告訴你一樁事情，這是我親眼看見他在

（後接第二十九面一笑之禍）

山居漫話

胡依凡

山居是恬靜的，詩意的，而且是和平的。從前的所謂田園詩人，大概都是山居的歌唱者。厭煩了都市生活的人，誰都喜歡着山居。山居的確是適宜於休息疲勞，修眞養性。如果他是個對也情恬淡的人，度過了一次山居的悠閒生活，那麼，山居的幽趣，將會吸引他不願意再走向煩擾的城市。

山居的幽趣是無窮盡的。山居固不一定要在人煙絕跡的深山大川，就是平凡的村落，涸竭的溪流的所在，也有它的興趣的泉源。

陶淵明的「歸去來辭」裏所敍述的田園情趣，在山居裏一樣也不會缺少，或者反要增多。

山居生活不像在都市裏的人一樣，終年和自然隔絕，它是無日不在自然的懷抱中。

山居的太陽固然不像都市一樣要花錢去買，就是嬌嫩的花，清涼的月，媚人的歌鳥，秀麗的山和水，勁健的老樹峯巒，也是到處都有，觸目都是。

騷人雅士喜歡在這裏登高長嘯，臨流賦詩；也喜歡在這裏掩卷孤坐，高談闊論。由得他怎樣孤高自滿，牢騷奮發，沒有人欄阻他，也沒有人要妬忌他。這裏，是成了他的完整的世界，由他怎樣去喜笑怒罵發揮他的個人的情感。

農民也在這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謹愼勤勞地，從他的父親到他自己，從他自己，再到他的兒女，一代代生活了下去，守着了他的土地。他雖然一輩子都守在這裏，感不到山居的詩意，但農村的恬靜與和平，却是他所愛好的，他再不願離棄了它——他的恬靜與和平。

騷人雅士與農民，永遠是山居的迷戀者。

山居裏也有熱情的愛戀，但這是嗅不到一點金錢的臭味的。在那裏雖也盛行着婦女販賣婚姻，可是也盛行着原始的熱戀。在南方，祇要你爬上了山坡，隨時，到處，都會有清脆的蕩魄的歌聲，娛悅着你的靈魂：

譬如一方在這樣挑情地唱：

「對面老妹生得嬌，過來搭哀（註）抱一抱；
替妹打個金戒指，替妹剪身繡花襖。」

那麼對方的答復就會開口成章的和了出來：

「阿哥講話不中聽，老妹祇曉要交情；
金珠寶玉哀不愛，要你情哥一片心。」

（註：搭哀卽同我，與我之義，哀卽我）

如果你不會厭倦，就可高臥山坡，聽着他們成天不停歇嘴地唱和了下去。那詞句，那聲調，將會永遠地顫動着你的心弦，使你心醉，使你動情。

要說山居生活也有緊張情緒的話，那麼，恐怕就祇有男女挑情這一點。

山居的歲月，是祇要你有閒，不愁飯吃，又無大志，一年四季都各有它的妙趣。春天的花和草，雖沒有都市裏的勞動者用人工栽培出來的一樣妖艷和整齊，花色也沒有那樣繁多；但它們是嬌嫩的，自然的生長，而且它們——野花都比家花——都市花棚裏的，別墅花瓶裏的——香。在那裏，你還可以發現不時有奇花異草，夠你欣賞。在春天，就祇有花和草，也夠你享受不盡。

在夏天，你將不必勞神傷財去到什麼青島，煙台的海邊，或是什麼廬山，莫干山，天台，這些地方去避暑。在竹林裏，在孤松下，在茶亭泉水間，和樵子漁夫問答幾句，聽歌鳥的婉轉啼聲，就足夠消磨了你的長日炎天。在晚間，和幾個故老同伴，團坐在打禾場上，屋後簷前，那就更

多幽趣與閒天，使你愉快，使你忘情。秋天的山居是更多佳妙，適宜於登高，更適宜於遊釣。秋的風，秋的雨，送給你的不是閒愁，而是一幕幕的清新雅景。如果你嫌過寂寞了，山中的古樹與寺裏的黃鐘，將會贈給你以許多佳趣，許多幽情。尤其是那秋的夜色和殘月，要鈎起你無限的細緻的靈思。

冬天似乎就蕭索些了，但是不要緊。在不分男女老幼共晒日黃的時候，在圍火話舊，閒奕煮酒尋歡時候，興趣一些兒也不會減少。能夠不怕冷而踏雪玩冰，也自有特別的天然風味，再不需要學都市的摩登玩意兒到什麼郊外公園去探雪溜冰。在這裏，什麼時候，大地就是公園，就是完整的美麗的自然，擺到在你的眼前，在你的脚下。

山居的歲月的確是恬靜的，詩意的，而且和平的；祇要你有閒，不愁飯吃，又無大志，是一年四季都有它的妙趣，够你愉快，够你欣賞。誰不羨慕呢？厭煩了都市緊張生活的人。

但是現在就有一點可惜！可惜的是什麼？死也不肯離開了土地的農民，他們已不再猶預，不再貪戀着他們的原野的，山巔的纏綿情歌，在向着都市狂奔，在向着現代生活的旋渦拚命地滾入。恬靜的，詩意的，而且是和平的山林原野，現在却祇剩下了荒漠的嘆息。騷人雅士也在那裏絕望了，息滅了他們的雅興，祇好望山興嘆了，裹足不前。到現在，已往的山居的恬靜的，詩意的，而且是和平的佳趣那裏去了呢？於是，我們這一羣厭煩了煩囂都市生活的商人，祇好搖頭太息了，讓自己永遠憧憬在這中世紀的詩意的，和平的山居圖畫裏得到滿足了。

竺繼忠作

六月風光（竊慾）

拿破崙對他的皇后道：『我正在計劃着怎樣去進攻意大利，親愛的瑟芬，別進來！今夜讓我一個人獨宿吧』

漫畫上的『！』與『？』

李寶泉

諷刺，是一般地目爲漫畫上的唯一原則了。

因此只要能有諷刺味的繪畫，就會給一般人目之曰漫畫的可能。

反之，就是一張非常佳妙的漫畫作品，假使它畫面上表現的諷刺味略見淡薄，一般地也往往會目爲失敗或成績不佳的作品了。

可是在事實上，漫畫所含的重要特質，決不止於諷刺的一種原則而已。

嚴格地研究起來，漫畫上的特質有兩點一：暴露的；二；指示的，或暗示的，換句話說，就像易卜生的「娜拉」，「羣鬼」等劇的所謂偏於『問題式的』。這要以簡短的符號來代表，那麼前者是『！』，而後者則以『？』爲代表。

本來漫畫之所異於純粹繪畫的地方，就在後者是以作家表出時的趣味爲標準；而後者則以能刺激觀衆的直接效能多寡爲標準。

所以純粹繪畫對於社會的關係，是那作品成立以後，再由社會學家，歷史家等，根據當代美術史家及藝術批評家等對那作品研究以後所下的結論，再追求其和當代社會所生的結果來判斷其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價值之高下而已。

至於漫畫對於社會的關係，是在其作品對於當前所有羣衆給予刺

年輕的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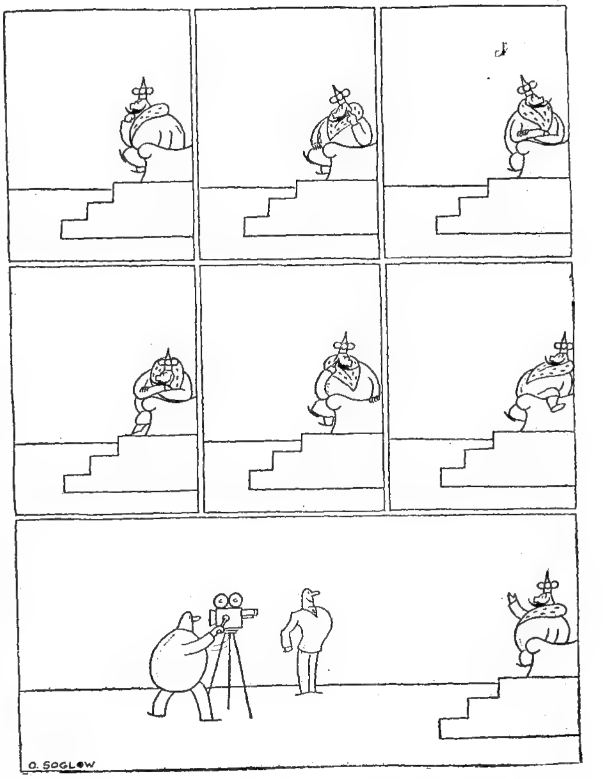
『來吧！乖孩子，你爸爸上南京去了！』

顧逢昌作

明星家庭

有權威的刊物

具特殊的供獻



激以後所生反應的強弱如何，來判斷其和當代社會所生關係以後，其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價值之高下如何了。至於漫畫上的諷刺味，那是說漫畫上的一種手段則可，說是漫畫上的一種特質也可；但諷刺决非漫畫上的唯一手段，也决非漫畫上的唯一特質。

我們拿日常所遭遇的事實來說，則逢到一件辣手而難以解决的事件降臨到自己身上以後，立刻就會引起了兩種反應。那就是因爲感到辣手的事件是在某種勢力的高壓之下，使自己對那辣手事件認爲只有根本表示消極；或則，在那辣手事件本身以外，間接地向那高壓者表示同樣的一種消極態度。這種消極態度，一方面雖似乎像在屈伏着，但另一方面，却不斷地掙扎着，嘲恨着。這種一方面表示消極，屈伏，而另一方面又不斷地掙扎，嘲笑的態度，要是表現在漫畫上，就在最後表出了諷刺味。這種諷刺味，也就是表示着：『這種事我沒有辦法！唯一的辦法，就只是給你弄糟了！』這是逢到一件辣手而難以解决的事實降臨到自己身上以後的反應之一；另外一種反應，那就是一方面明知事實已成了非常辣手的現象了，但還在着急地發問，而且是非常積極的，非常沉着的，非常懇摯的，非常熱望的發問着：『事實已弄到這樣糟了，可要怎樣才有辦法呢』？明知已弄糟了，已沒有辦法了的事態，却還在着急地問怎樣辦的時候，那是絕對不消極的，而且不知自己是被屈伏了的；甚至，自己雖明明在掙扎中，也不會嘲笑的；就是嘲笑，也不願在誇大的諷刺筆調中表出，以至在誇大的筆鋒中來暴露的。這種一方面表示積極的，掙扎的，而同時還非常熱忱地在發問着有什麼辦法的態度，要是表現在漫畫上，就在最後表出了指示的，或暗示的，一種問題式的姿態了。

所以，在漫畫上的特質，是消極的失望，同了積極的希望之兩種的不同。

現在我們對於這兩方面，不妨舉個例子來說明下子。在去年七月二十一日的NEW YORKER漫畫雜誌上，曾刊着一張O.SOGLOW的七面連環作品。他開始第一幅上畫一位皇帝右手支頤正坐在沙發上，以後又換左手支頭的姿態。更後是叉手背坐，叉手側坐，左手支沙發右手支頤側坐，擱脚於沙發正坐。最後，又做了一個極威嚴堂皇的手勢，似乎非皇上不能有的架子了，可是也在這裏，那漫畫作家却告訴了我們，原來那皇帝是在受一位電影導演與攝影者的指導，在那攝影機鏡頭前面拍影戲呢。

這裏，那漫畫作品上諷刺的第一特點，是完全發揮出來了。那諷刺用意，無非告訴了我們：做皇帝的人們，原來都是在做戲，做電影，做演員，而且那前面是受着攝影者導演者在指揮着，命令着，很滑稽地，很可笑地演出呢。

這種很滑稽地用諷刺筆調表出的場面，就是第一種漫畫特質的現象了，即所謂暴露的作風的那種極好例子了。

更有，在去年六月的 BALLYHOO 漫畫雜誌上，有一幅 JAMES TREMBA·TH 的漫畫作品，那是完全對羅斯福的藍鷹運動提出疑問的表示。他那漫畫的題名叫『科學怪物 FRANKLINSTEIN』，這是以曾轟動一時的『科學怪人』電影爲根據，而畫成的一幅『問題漫畫』。

電影上的科學怪人所告訴我們的，是那已死去了的屍首，雖由科學的力量將它再生了，復活了，但它復活以後，再生以後，是對我們沒有死的活人，發生怎樣一種結果呢？結論是並不利人而只有害於人。

這張畫面上，作家是以羅斯福的各種組織，像 NRA-CWA-CCC-PWA 等能夠組成藍鷹下的整個運動以後，那與民衆們所生關係，是屬有利呢？還是有害呢？換句話說，這隻是有益的怪物呢？還是有害的怪物呢？

同時，漫畫上所表出的那怪物，是眼若銅鈴，噴毒燄，張爪作撲人狀的一種可怕姿態。而那怪物爪下嘴邊的被注視着行將陷於危境的對象，就是那製造這隻藍鷹的主人翁羅斯福。

在這裏，那作品上告訴我們的，是不但這怪物要快撲滅多數民衆，而將那羅斯福先要成爲那怪物爪下的犧牲者了。這樣在漫畫上所表出的，是不單美國民衆要注意這怪物底藍鷹運動的出現，就是羅斯福自己，在製造這運動時，也得特別留意的了。

而最後，這幅漫畫就成了問題式樣而表出的：『藍鷹運動是否有利益而必定要製造出來的？』

在上面這兩張漫畫作品上，我們可以很容易知道，那漫畫上的特質，是在暴露的，諷刺的以外，還有着指示的，或暗示的作用在裏面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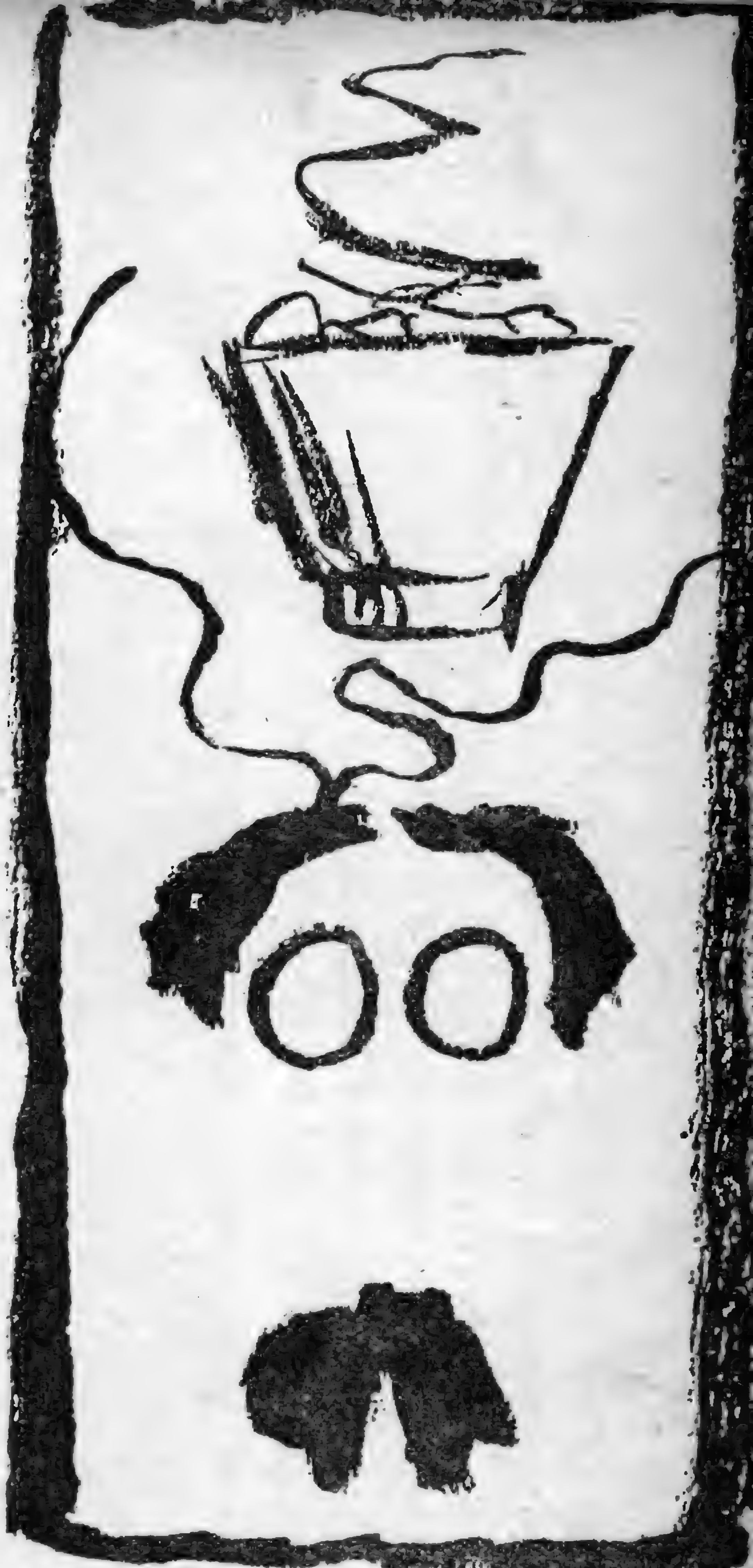
所謂藝術而藝術

家樞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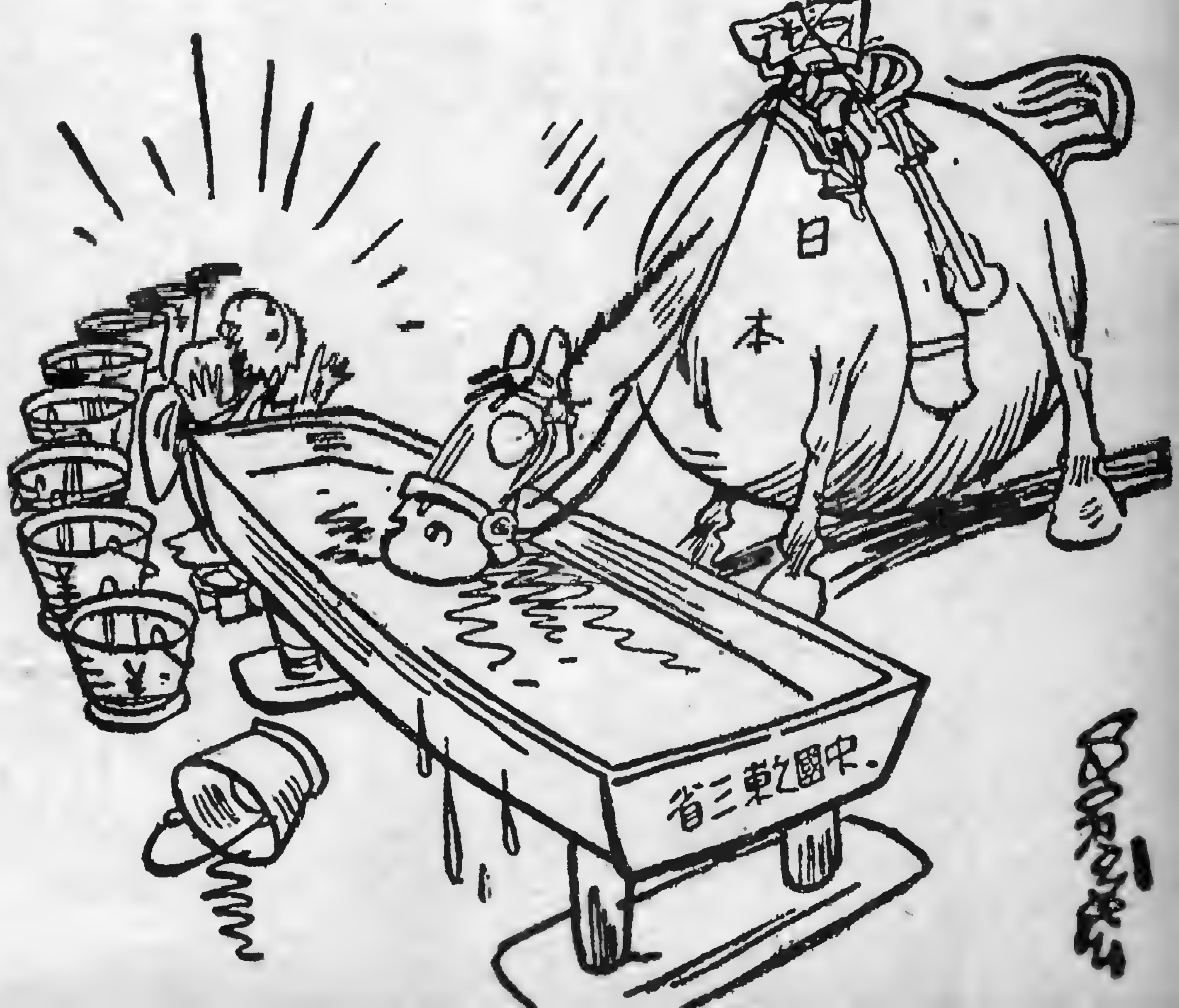
文化侵略的假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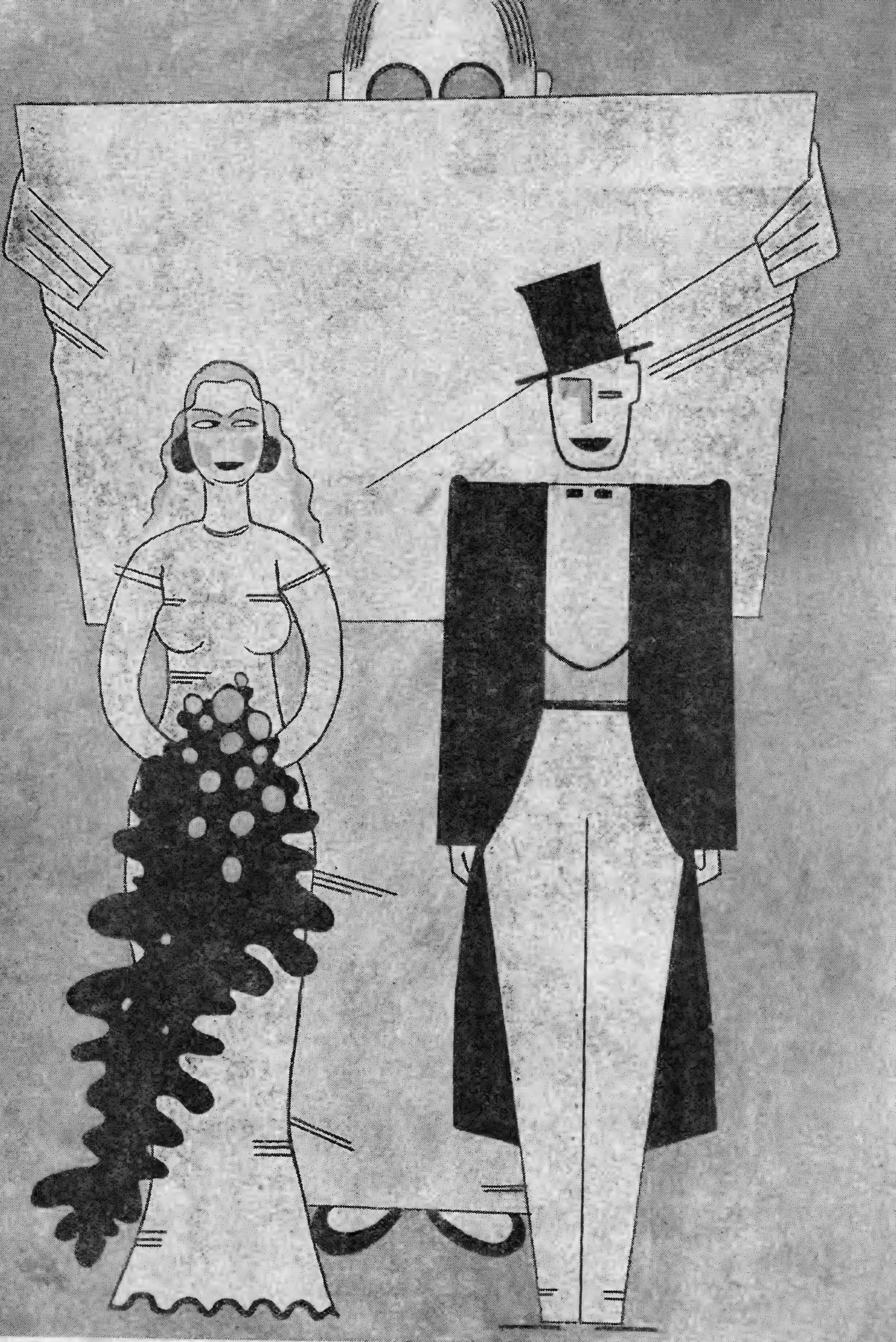
(牛莊路所見)

家樞 作



食勿過飽





顧逢昌作

年糕

賀宜

像許多人對於自已幼年的事不能記得十分清晰一樣，我已經不能記起孩子時我曾吃過幾多次或怎麼樣的年糕了，但我可以確切地相信，這些年糕都是由母親塞給我的。在我的意念中，年糕是甜的，香的，輭的，甚至暖的；當我在睡夢里的時候，我還孩子似地夢到那輭輭的年糕塞進我的嘴里，醒來才發覺嘴里塞着的是自家的大拇指。

近年來為了生活的奔波，以及家庭間的變故，差不多一年到底獨個兒流在外邊，間或回家一次，又不是在新年，所以好久沒有嚐到母親塞給我的年糕的滋味了。在外邊雖然也可以照樣吃年糕，但是有時連啃大餅都感到困難，化上一二毛錢去買祇能滿足一時的年糕吃，實在覺得太不上算了，因此在很多的新年里，我都把這吃年糕的「風俗」除了。

記得去年舊歷新年里，我住在愛多亞路一家沒立案過的私立××小學里，那時我正在那小學里充當一個月薪較茶房還低的級任教員。為了怕來往破費盤纏的緣故，沒有在新年里回到離別已近年餘的家鄉去。在那個元旦，我看人家興高采烈地點着「天香」，喝着「元寶茶」，道着「恭禧發財」，吃着年糕，小孩子們穿的花花綠綠，攔汽車攢響砲，嘻哩哈拉地嚷着，於是我也披了個圍巾，信步沿馬路走去。走呀走的，自已也不知道，脚步停在一家吃食鋪的門口，從那里邊噴出一陣陣的氣味，我的鼻子像獵狗般敏銳地馬上辨出那里邊混着一種很香馥的年糕味。我的口涎幾乎掛下來了。摸了摸袋子裏僅有的一毛大洋，不加思索地冲進去，在凳上坐下來，把圍巾放在桌面上。

但我等了好一會，那跑堂是祇是來往着像穿花蝴蝶似地招顧別的客人，並不來問我。

我急了，等他經過我，便拉住問道：『喂，炒年糕有沒有？』

他停下來向我望了一望，皺起他的掃帚眉，很不願意似地說道：『有格，哪能話頭？』

於是我接着說：『多少錢一碗？』

『兩角洋鈿！』輕蔑的回答。

我呆了一下，但隨即我又說道：『有便宜些的嗎？』

他哂笑着，說道：『便宜點格？笛(這)過還弗便宜嗎？那麼，年糕湯一角半！』

但我的身邊只有一個大洋。我無可奈何地裝出一付似笑非笑的面孔，彷彿是一個老門檻的上海人在打發一樁做不成功的買賣那樣子說：

『喝，你們這里太貴了。人家祇賣一角。』

在那時候，我覺得所有的客人都在注視着我，於是我不再多說，搶起了圍巾，低頭往門外便逃。但還沒有來得及等我的脚跨出門口，那跑儅却馬上就很不客氣地來了：

『乂俵拉娘個屄，看上去就弗像啥人，也想吃年糕！哈哈，那(你們的意思)弗曉得，笛種想吃白食的，現在上海多咧。』

接着轟然燥發了一個哄堂大笑。

我像逃難似地跑到馬路上，一脚也不敢停留，回到了來克亭雞舍似的宿舍中，呆呆地坐在床沿上。

但記得在三小時後，我終于得到了二塊糕，這是隔壁一個有花頭髮的老先生拿來送我的。我沒有把它們蒸過便把來冷吃着，一邊靠着窗望那馬路上來往的人，我瞧見馬路對過的牆壁代蹲着一個憔悴的老婦人和一個猴子似的孩子，他們正下勁在啃着硬大餅，於是顧惜地，我重又望了望那拿在手中被咬得祇剩一些兒了的年糕，然後慢慢地一口一口細嚼了吞下，感到分外的有味道！這個丟臉的吃年糕故事，我至今還牢牢地記着。現在，在今年的舊歷新年里，要是仍沒有兩毛錢的寬裕去吃一碗炒年糕的時候，不知道還有別人送我兩塊冷年糕吃沒有？

「華雷斯波萊給苦密爾打了一記耳光。

白虹在這裏也給黎明健打了一記耳光。

看人學樣

白虹——學『自由萬歲』中華雷斯皮萊之班喬維拉。

黎明健——學凱斯令，苦密爾所飾維拉之妻露茜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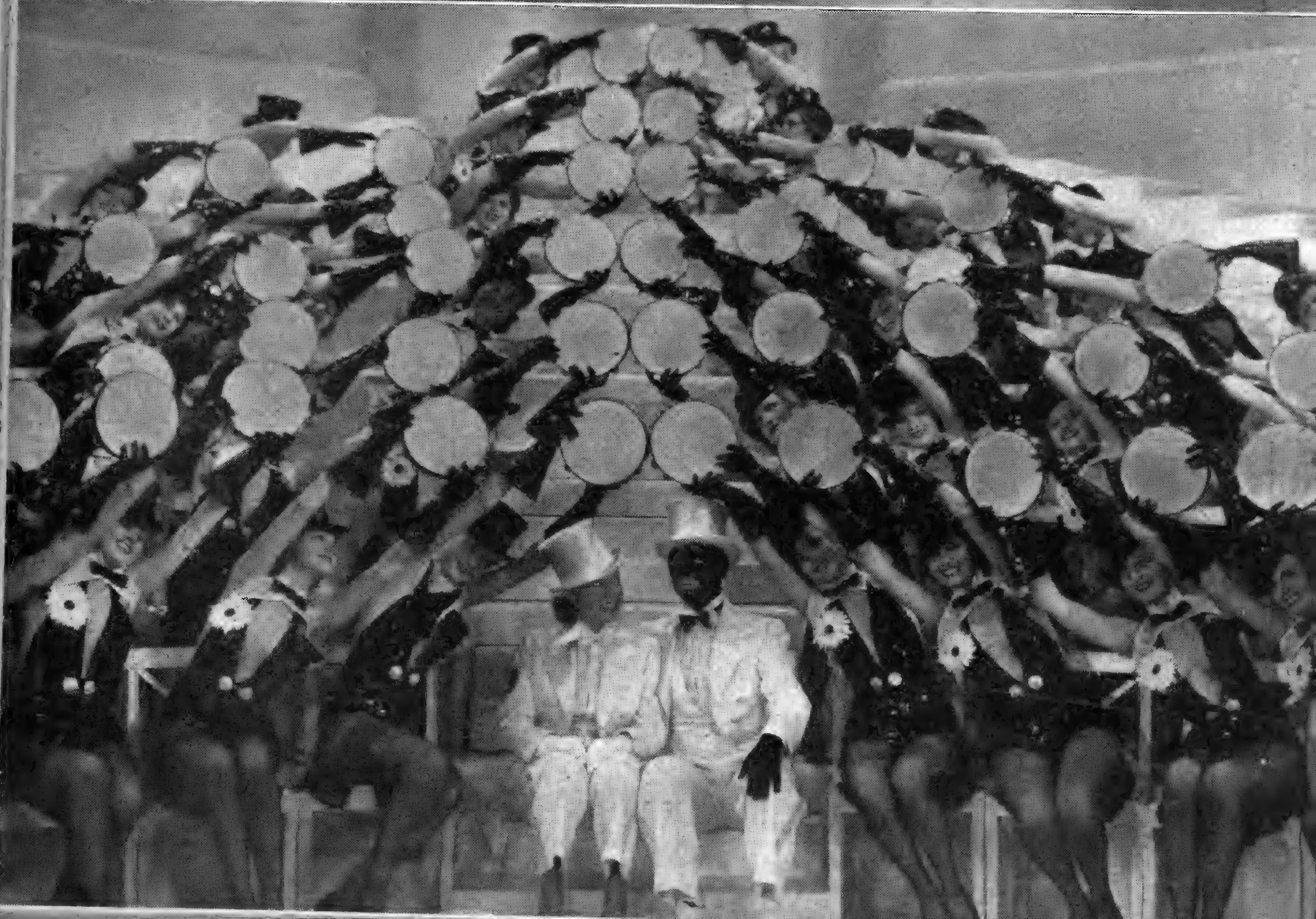
何佐明攝

(1) Bing Crosby

(2) Sylvia Si lney

(3) Robert Montgo-mery

(4) Selly Eilers



藝華新片逃亡

二十九軍宋哲元部下參加拍戲

明星新片——落花時節——

車輪下的徐來

當然有着相當的歷史，也何用介紹。但是牠的作品並沒有給我們深刻的認識，這也希望你們要努力的改進着！

牠是後起之秀，惜乎思想太隨便，沒有精細的研究，這也是個大缺點了。

應着時代的傾向而電影的取材也因此而變換。過去一度熱烈地提倡着武俠與偵探片。後來又轉向戀愛方面去找題材，不過這也不是一個長時期的路途。到現在，二十四年，都從舞台劇中去探取材料來運用到銀幕上，更又許多把文學來作表演的題材。希望一輩電影著作者，大家用些新的思想，給我們有着新的發現。

過瀋陽

——南行記之一——

李輝英

在暮色蒼茫中，火車停在瀋陽站。站上電燈半明半暗的，下車的人却是很忙碌的。

向站裏站外呆望一會，我向賢提議道：

「我們也下車去玩玩不好嗎賢？我想，這對我們有兩種好處：第一樣，免去長途坐車的苦楚，其次，我們可以藉此賞識賞識瀋陽的景緻。」

我還有一句話沒有說呢，我是想說，明天不是九月十八麼，我們不是可以看看區域中對這日子有何種表現嗎。可是這話是不能說出口的，只有內心想着罷了。

眞的，明天是九一八二週年紀念日，那，我們在瀋陽停下來並不見得是全無意義的。

「下車？」賢反問道，「下車是可以的，但是時間來不及啊，不是火車才停二十分鐘麼。」

我笑了，我知道賢所想的是錯解了下車的本意；我解釋給她說：

「不是這樣下車，我是說根本不乘這次車，找旅館住下，明天午間再走。」

賢瞪起疑慮的眼睛望我一會，笑着說：

「這怎麼可以，車票不是白費了麼？」

「不，」我一面把車票掏出來給她看，「看到沒有？我的話不錯吧？」

「是這樣的啊，我還沒有注意這一行字呢。」

車票上有一行字，注明在三天之內無論乘那一次車都能通用的。賢自然也願多看看景緻，尤其是我們這次離開東北，誰也不知那一時再能回來，更有多開開眼界的必要，她答應了，我們提着小箱子，不再猶豫，立即站起身，先後走下火車。

不錯，收票的日本站員沒有把車票收去，我們的票是一直到大連的，這更證明車票的有效期是靠得住的了。

瀋陽對於我們兩人是陌生的，就是下旅館都不知那家合適。一邊出車站，我兩一邊商議着。賢說：

「天聚東罷，不是長春那家旅館和他是聯號麼，一定也差不多的。」

我同意了，我們就讓天聚東的接站人接去了。

要在瀋陽停一下，我和賢，興致同是很濃厚的，但是一進這家旅館屋子裏，無異在濃厚的興致上澆了一盆冷水：屋子太壞了，而且睡的又是火炕，有床的房間只有兩間，早讓別人住去了。

可是我們還是住下了，只有將就了。

安置好舖蓋，天完全黑了。肚子裏覺得怪虛空的，我向賢是否想出去吃點飯，她先說不餓，過後還是答應了，我們就離開旅館，走進一家小飯館內。

吃完飯，已經九點多鐘，我們在街上踱着步子。街上，並不怎樣熱鬧，我想我們是沒有走到繁華的街上。日本商舖非常多，舖面放出明亮的燈光。

這裏是南滿站區域，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日本地，這裏是日本租界地呀。但現在，還能說是租界地麼？「滿洲國」，不就是他們這般租界地的主人翁揑造出來的麼，這全個「滿洲國」將來還不都是他們的麼。

走了一會，我們不走了，因爲越走越遇不見幾個中國人，那些日本人特別用輕視的眼光看着我們，我和賢，就覺得他們一定在暗地裏罵我們呢，罵我們說：

「兩個亡國奴，走什麼。」

或是，從他們高傲自居的樣子，好像故意擺給我們看：

「看，大日本人民就這樣厲害呀。」

我們兩個，全生着不可分解的憤氣，事實確是如此，決不是我們自己太疑心。

忍受着，一味地忍受着，和我們同樣地位的東北的人們，都要忍受到什麼時候，才能脫除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束縛，榨取呢？

我們忍着氣回到旅館裏。

第二天早上，天氣清明，我先以爲這慘痛日子的二週年紀念日，一定會是陰天的，現在，可見天爺也不幫助受苦受難的人，天爺有靈，縱不能降災降禍到日本人身上，也該在這不幸的日子擺出一副淚水橫流的面孔才對啊。

僱了一輛馬車，我們要到北陵去。街上，到處飛揚日本國旗，他們是慶賀這勒奪強佔的日子的，馬車夫一面打着馬，一面慨嘆着說：

「二年了，先生，咳，你看這些日本鬼有多得意。事變那年我也在着，挨日本鬼一棒子，把胳膊打腫了一大塊，半個月才好。我那時想：日本鬼，你們別得意，中國人是會跟你們幹幹的，可是，現在知道是白想了……」

他爲什麼要說這樣話呢？是說的眞心話，還是別有作用？無論如何，在談話上多加小心，在現在的「滿州國」裏

總是應該的。事變的結果，影響到同胞間都要彼此提防着，這實在是件不幸的事情。

馬車夫看我不答言，過一會又說：

「先生，咱們眞就趕不出去這些日本鬼？」

我只是「哦」「哦」答應着他，沒有對他說別的話，他看我有些不耐煩的樣子，也就收起他的兩片嘴。

飛機在天上飛，是日本飛機，往下撒着傳單。路上的人，特別是中國人，看他們安心營業的樣子，好像早已忘去二年前同日晚上的一幕悲劇。表面是這樣，事實上我可斷言他們一定有些人並沒有忘記這個紀念日的，不過他們表白不出，只能在內心裏悲痛着就是了。

一出日本地，路就壞起來，灰土在街上盤旋像一陣薄霧，這裏的路政還是沒有改善。也許，因爲這裏是城外吧？我想城裏的街道，一定很好的。

走到南滿路時，鐵路柵門放下了，過不去，鐵路上十幾輛手機壓道車往北大營方面狂奔着，每一輛車上都坐有三四個日本人，男的女的，笑嘻嘻的，他們去參加北大營的攻擊演習去了。早上，我就看到報紙上，說今天午間北大營要扮演九一八攻擊戰的一幕假戰，並且還歡迎外人參觀。自然該歡迎外人的，因爲這可以給外人看看他們帝國主義的武力，換句話，是想借此鎮壓中國人民反抗的壯舉的。

過鐵路再往前走，差不多就是鄉間了，大路變成小路了，很平靜的。路旁莊稼，悄悄地站在田裏，仰視這清朗的天空；樹木在一陣風飄過之後，必定要擺動着它們的身子；雀鳥們照樣從地下飛上天空，又從天空飛到地下——都不知道今天的日子，是如何不幸如何悲慘的日子。

北陵，這帝王之墓，確是不錯，牆外的古樹林我最喜愛，都比牆壁高，烏鴉在樹林裏築着窠巢，時時出沒。這一大片林木的栽種，想來從前定然也費去很多的工夫。

「看到這樣大的陵墓，我就想到作皇帝是有趣的。」

走出門外時，賢笑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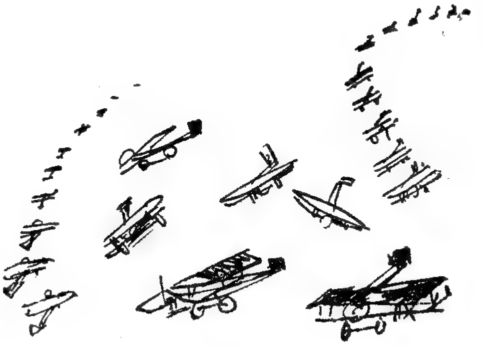
「你的野心可不小。」

她接着說：

「誰有那種心思，不過說說玩能了。」

「我還不是說說玩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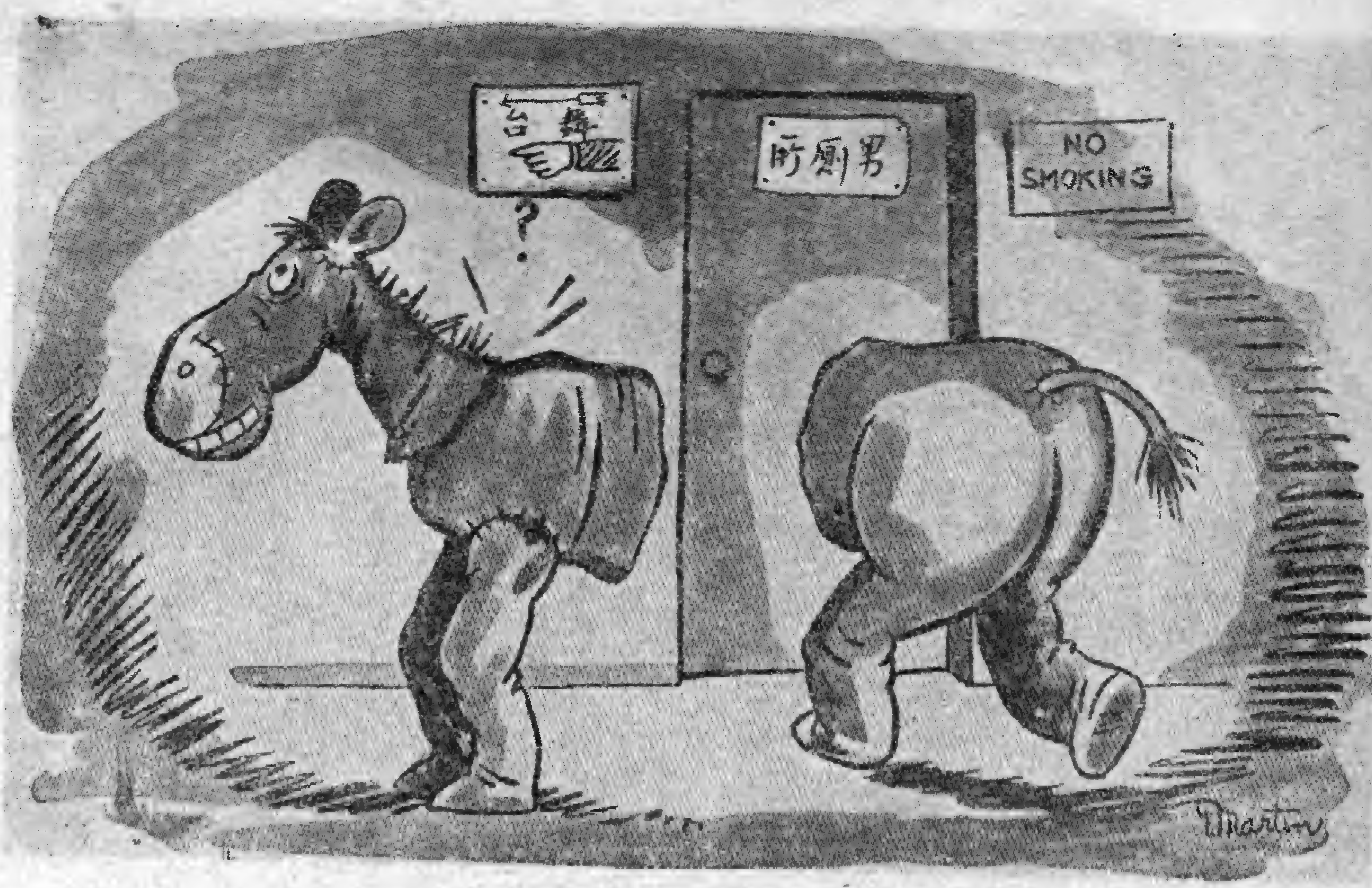
我們在門旁賣零食的舖子裏吃了點東西，因爲從早上到這時，我們還沒有吃東西呢。不過這裏的東西賣得太貴了，讓我們上了一次當。這也是有理由的，既然是遊玩的人，大概總不吝惜在零食上多化幾個錢的。



在北大營那方面的天空上，飛機成羣結隊飛着，炮聲連續地響着，假的示威演習開始了，使我想到九一八之夜的戰情。

「都去看演習去了，到北大營去了，今天客人眞少有。」

（續二十五頁）



『小便去，請等一等』

風浪後的艷福

(接過瀋陽)

這是零食店主人對我們說的話，這話如果確是實情，那麼這些同胞們可去看的什麼熱鬧呢？

吃完東西，我問賢道：

「怎樣，還要到別的地方走走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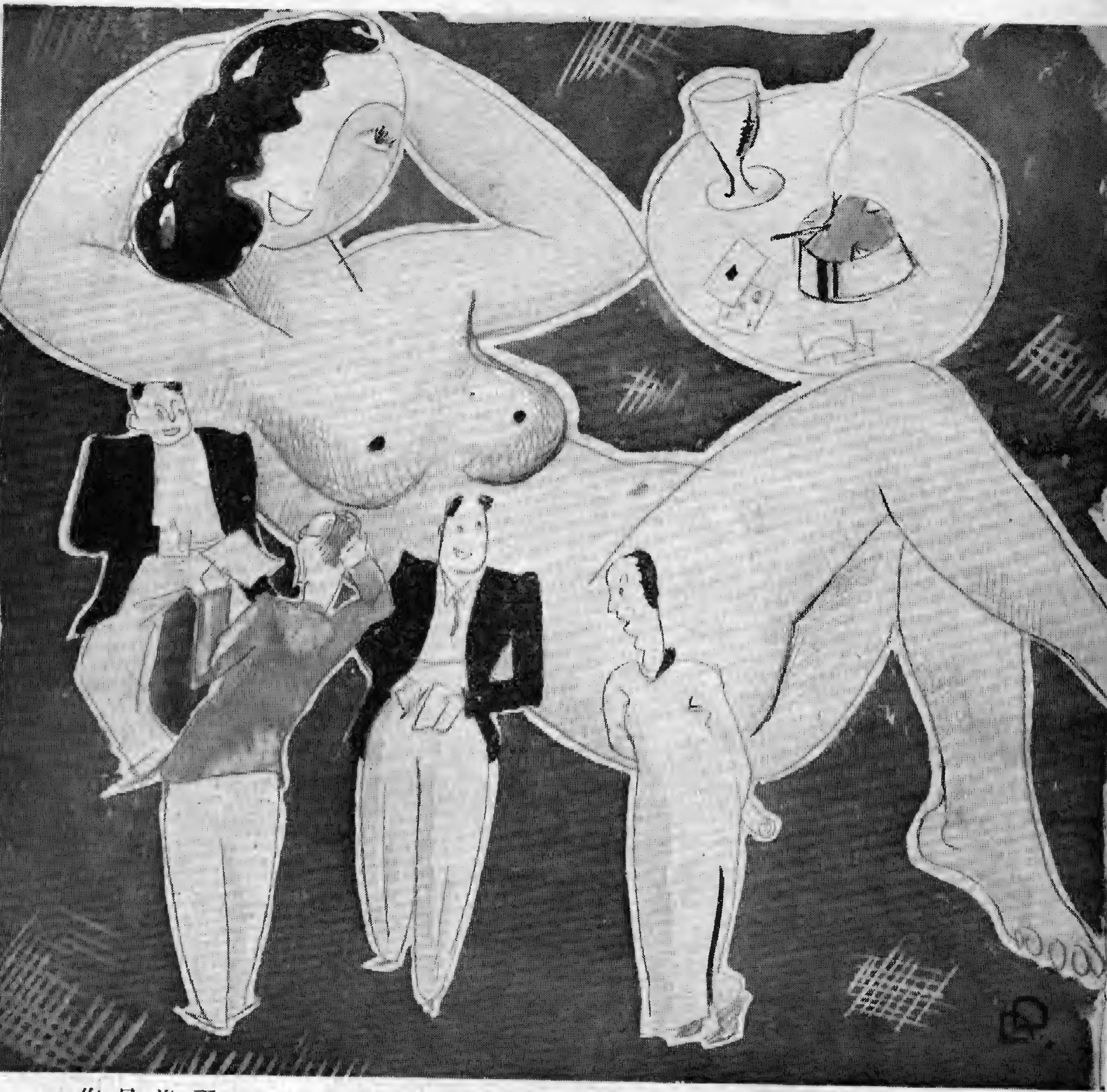
她搖頭，她說只是希望快回到旅館趕火車離開這裏，她說多留一會，精神上多一分的不舒服。她不願逛景了。

「走開去就好了麼？未見得吧？那裏都是差不多的，多生些氣，也許可以多增加你一點勇氣與決心的。」

他點頭。

我們回到旅館，已經是正午時分，稍躭擱一會工夫，搭一點半的南下火車離開瀋陽向大連進發了。

「牧歌一曲動邊愁」 張儀女士作



在女人身上找題材的作家　　顧逢昌作

恐怕驚動那裏邊的人

請購閱「明星家庭」

每册大洋五角

第二集行將出版

黎明暉

白虹

陳家樞攝

招寶山

莊啓東

這是一個海角上。黃金色的太陽照得海水比鑽石還閃目，浪花鱗鱗地蕩着小渡船，又鱗鱗地流瀉甬江去了。

四面冒着輕盈的烟霧，水上恬靜而且可怕，不時有沙鷗驚人地悪鳴。

老舟子沒有想到旅人的心急，儘是緩緩地一槳一槳，看看對面的山峯，船像是給浪花冲得逆下來了。

「老頭子，划得快點！」

「就到啦，客人，我們也願意快划呀！」

槳用勁地打着水，劃着一圈圈的水圈，水圈一直送我們到對岸。

一上岸，我們就向山脚直奔，我們是多麼渴慕着這座像孤島的山，尤其是向那兩位朋友保證過的我，更是懷着驕傲的心想給朋友們早一點賞識她的祕密，

可是，到了山脚，想一脚跨上山的第一步還未舉起，着灰色短衣的老總却來了一聲：

「口號！」

「不曉得。」

我們都漠然了，仔細在步階的邊旁一看，原來山上已經駐兵了。這是有點煞風景，於是我們祇得退下來，然而我們的遊心還未死呢！便由我領導，從城牆環繞過去，總算看到了山的一個殘角。

浪是更洶湧，潮水來啦。我們站在城牆上看潮水洗滌山脚，約約地聽到啪啦—啪—啪的聲音。很遠很遠的海的轉角處，一片片帆船的帆飄揚着，漸漸地駛過波浪與波浪搏掙着的水面，向我們的視線飛過來了。

我們再一直望過去，那邊就是海角天涯了，白茫茫的水好像和白茫茫的天銜接着，而且展開着，一直引伸到我們的目力所不能見的地方，那裏也許是人類還未曾發見的地方吧！

就在我們的近傍，忽然來了一聲「砰！」這是鎗聲呀！不錯，我們的眼睛立即告訴我們，這是有人在獵水鴨啦，看，起先在沐浴着日光浴和海水浴的十幾隻水鴨，現在都躲到水裏去了，祇有中彈了的一隻，猛力地在波浪中掙扎着，掙扎着，慢慢地終於無力地隨着浪花沈浮了。

沿着鎗聲看過去，原來獵着就是山上的駐兵，他穿着灰色短衣，背着鎗，也沿城繞過來了。

終究我們碰到他，我們跟他談話了：

「老總，你瞄得很準呀！」

「這算不了什麼。從前……」

當然嘍，老總的生活一定很動人，但是我想從老總的口中描述一些現在的招寶山的景緻，給那兩個朋友心遊一下，是比較有味點兒，所以我打斷他的話說：

「老總，你們很快活啦，日日夜夜可以遊玩招寶山，像我們從很遠地方跑來，想看一下這裏的勝蹟，可是沒有眼福。」

「那有什麼好看呢！」他直率地笑着說，「要是你們昨天來，看到山脚上鎗斃十九頭海盜，那才眞好玩哩！」

「不，老總，那兩位朋友是特地來看招寶山的，請你說一點給他們聽聽，觀海樓現在怎樣了？仙人洞現在怎樣了？講呀，老總！」

「哈哈！那有什麼好聽呢！讀書人眞是蠢啊！仙人洞早已掘了，現在是做馬廐了，至於觀海樓我倒不曉得好不好玩，那兒現在是住着官長，我們是不能上去的。朋友，水鴨已經漂到水灘邊了，我們大家到館子裏去喝一些兒酒罷！」

老總說着便去拾那隻中了彈的鴨子，可是我們不曾答應他的要求，我們就在這海濱的古城上咬着自己帶來的麵包，喝着裝在熱水壺裏的紹興酒。

午後，再沿城走過去，已經繞到後山脚了，我們還不足心，偷偷地直跑到茅棚那邊。一個老僧在裏面正打着盤坐，風蕭蕭地吹過孤松，蕭蕭地拂着蘆葦，蕭蕭地撫着老僧的白鬚，於是又蕭蕭地吹起旅人的愁思。

一隻小羔羊從山上走下來，咩咩地哀叫着。鳥聲似乎很不容易聽見，祇有烏鴉不耐煩地怪叫着。在那蘆葦的深處，一個哨兵突然出現了，他的聲音是比烏鴉還刺耳，自然，我們不能夠再觀賞了，我們又瞥到這座殘頹了的古城上，我們祇能作從旁觀賞啊！

於是又看到那睡在鱗鱗地浮動着的水面上的水鴨了，那鎗斃過十九個海盜的恐怖的山脚了，那專載着人類的痛苦旅行着的輪船與帆船了。

晚霞降臨大地了，我們又乘着小渡船歸去，現在我不敢再望那一座睡在薄暮中的像孤島的山。因爲火藥已經把它改造了，火藥埋伏在大地的每個角上了。

（接前一笑之禍）

盛怒裏做的。一天，我們帶着大礮，登上一條狹隘的路，那路的一邊是深壑，一邊是樹林。登上一半的時候，我們遇着了別一團礮隊，由牠的團長率領着。這團長叫我們團的率領礮兵第一中隊的隊長讓路。我們那隊長自然是拒絕了；因此，他們的團長向他自己一團的第一中隊礮兵作了個記號，叫他們前進。不管那驅車者如何的小心，如何儘可能地靠近那樹林，但第一部礮車的輪子就觸着了我們隊長的右腿，爽脆地把骨頭折為兩段，把他從馬上摔下到對邊去。在一剎那間這就完了。我們的團長，在後面不遠，猜着了全隊爭噪的原因，就疾馳着上來，從右邊穿過樹林和我們的礮隊，——我們每秒鐘都以為他的馬會倒頭掉下去——而來到這場上，這別一團團長的方面，都時我們的隊長正好喊出一聲「救命」，而掉了下去。啊！我們那意大利團長已不再是個人了。涎沫從他的口裏像香檳酒的泡沫似的爆發出來——他像一隻獅子般的咆哮着。再也說不清一個字，甚至發不出一聲叫喊，他向他的敵手作了個可怕的記號，指了指那樹林，而抽出了他的劍。這兩個團長進了樹林。在兩秒鐘內，我們看見那進攻者躺倒在地上，他的頭顱被我們團長的劍劈為兩半了。別一團那些人們就全都退了回去——這些魔鬼！而且退得怎樣的迅速啊！我們的被礮車輪子軋下來，幾乎致死的隊長，躺在泥堆裏呻吟着；他有一個妻子，一個最有迷力的意大利人，是從梅西拿娶來的。她對於我們的團長，也頗有情意。就是這個情形使他怒上加怒了。她的丈夫是他的屬下，理應受他的保護；他覺得這是他的責任，去保衛那人像保衛那女人自己一樣。

『現在，說到在西姆坪過去那農舍裏——那裏我受到了這樣熱烈的歡迎——就是這個隊長坐在我的對面，他的妻子坐在桌子的別一邊，正對着那團長。她，這個梅西拿人，是一個小巧的婦人，臉色黝黑；她的黑色的眼睛，成扁桃形，在那裏面煥發出所有西西里太陽的熱烈：她的名字是露西娜。那時候，她正瘦削得可憐；她的兩頰，好像呈露於路邊飽受風塵的果子一樣，染上了塵埃。雖說她因長途跋涉而憔悴了，僅僅為她的破衣覆蓋着，她的頭髮亂蓬蓬地打了結，圍着一條破肩巾，但她身上却還有些性的魅力存在着。她的優美的姿勢，捲曲的嘴唇，雪白的牙齒，以及她的臉兒的輪廓，她的乳房的形狀，諸如者類的迷人的東西，是寒冷，貧窮，悲慘所塗抹不去的；那些仍能夠想到婦女們的男子們，對她還是要談愛的。況且，露西娜具有一種顯得很脆弱的天性，但實際上却充滿了膽量和力。

『她的丈夫，是一個皮德蒙特人，他的臉兒暗示出（如果可把這兩種觀念綜合在一起的話）一種嘲弄的好性情。他是一個紳士，勇敢，而且受過高深的教育，但他對於妻子和那團長間的將近三年的關係，漠然當作不知。這種淡漠，我常常歸之為意大利的習俗，或是他們自己家庭裏的什麼祕密，但那人的臉上總還有什麼東西，常常來感觸着我，使我不自主地疑起來。他的下唇是薄的，且很容易撓曲的，在兩角牠不作向上翻，却代之以往下翻；這種貌相我看起來，似乎洩露出一種潛伏的殘忍的暗潮，固然在外表上是顯得慵懶，冷淡。

『你很容易想像，當我到的時候談話也並不十分起勁，我的同伴們都是疲倦透了的，只靜靜地吃着。自然囉！他們問了我一些問題，我們彼此訴說着苦衷，東拉西扯地講着故事，講到出征，

寒冷，將軍和他門的錯誤，以及俄維斯人。我到後不幾分鐘，團長吃完了他的少量的食物，抹抹他的口髭，向我們道了晚安，用他黑色的眼睛看着這意大利人，而且對她說：「露西娜」接着，也不等待回答，他就走進那貯藏芻草的小室裏去過夜了。

『這不是難去猜想，那團長的召喚是什麼意思，況且，這青年婦人，給漏出了一種不可描述的姿勢，這姿勢不但表明了眼看着他們的關係就是這樣被播出去，而不絲毫尊重人格，這情形下她感受到的不快，而且表明了她意識到侮辱，不論是對她自己的作爲一個婦人的尊嚴講，或是對她的丈夫講。還有她全部面容的抽動，她底雙眉的猛烈的皺縮，似乎洩露地坐在桌邊不動。過一會兒，大約那團長躺倒在他的乾草堆裏了，他又重喊了一聲「露西娜！」這第二次懇求的聲音，比第一次更帶着兇惡的質問口氣。所有那人底不耐，專橫，意志，全都表現在他的 Grass Yement，和他的說這二個字的拖長的意大利音裏了。露西娜變爲慘白，但他站了起來，經過我們的後面到團長那裏去了。

我的同伴們，都保持着一種深的靜默；但我不幸，團團看了他們之後，不覺笑了起來，接着一個個都跟着笑來了。

『「你笑嗎？」那丈夫說。

『「我的意思，我的朋友！」我說，又變爲嚴肅的了。「我承認我是錯了；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求你原諒，如果這請求，你還感不滿意的話，那麼我準備給你滿足，你要我怎樣就怎樣。」

『「這不是你的過錯，而是我的啊！」他冷冷地回答。

『這以後，我們就在我們所在的室內躺了下來，準備過夜；不一刻，就都睡熟了。

第二天，每個人，也不喊醒他旁邊的人，也不找一個旅伴，就逕自各管各的走了。就是這種利己主義，使我們退出了那天下所未曾演出過的，最可怕的，自私，悲慘，而恐怖的一幕戲劇。

『不論如何，在大約離開我們的住所七八百步的地方，我們又都會合了——幾乎是攏總會合了——一種同樣的必需，驅着我們一道前進。我們好像一隻隻的鵝，被一個孩子的無心的專制驅入在羣裏。當我們走到一小山岡上，從那裏還看得見我們過夜的農舍，我們聽見了像牛叫似的，或是像曠野裏獅吼似的喊聲；但是，不——這是一種不能任何人所曉得的聲音去比擬的喧嘩。不論如何，我們聽出了一個婦人的微弱的喊聲，參雜在這不祥的可怕的吼叫裏。我們全都呆住了，旋轉頭去。一種難言的恐佈之感，襲上我們的心頭。那屋子再也看不見了；牠已被阻塞起來，變做了一堆火焰。一大捲一大捲的黑煙，被風帶着，飄向我們來，同時夾帶着這些嘎啞的可憎的聲音，以及一種強烈的說不出的氣味。

『在離我們不多遠的地方，隊長走來了，他快快地走上來同我們隊伍聯合。我們全都靜靜地看着他，沒有一個敢問他；但他已看透了我們的好奇心，以他的右手指着自己的胸膛，左手指着那火焰，說：「Son' io-（這是我呀！）

『我們繼續前進，沒有說一句話。』

★ ★ ★

『沒有比一隻緜羊兒的背叛更可怕的了。』馬爾賽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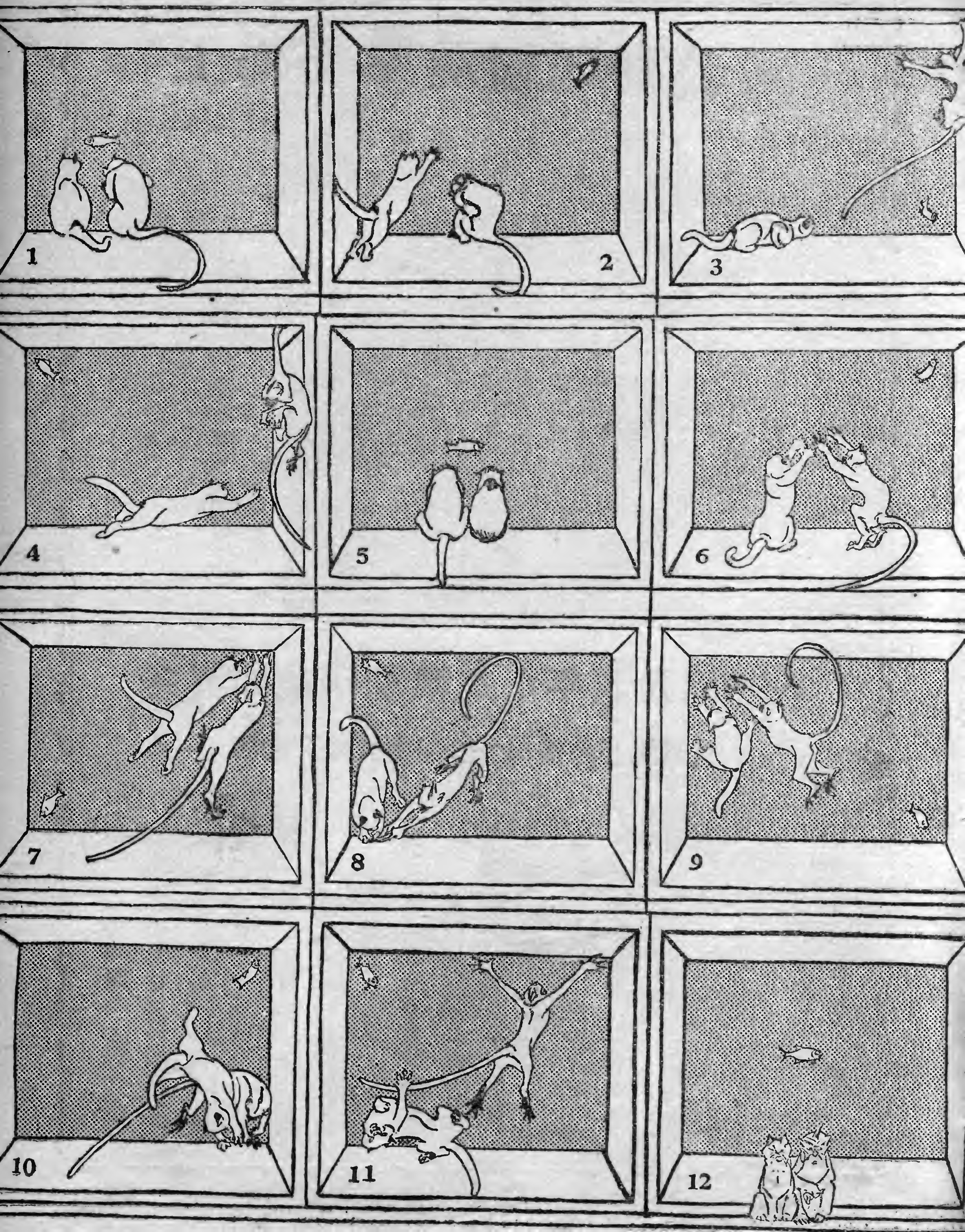
Jan.,11,1935譯於上海

繼忠

（1）都會的享受

（2）婚前的發展

『空 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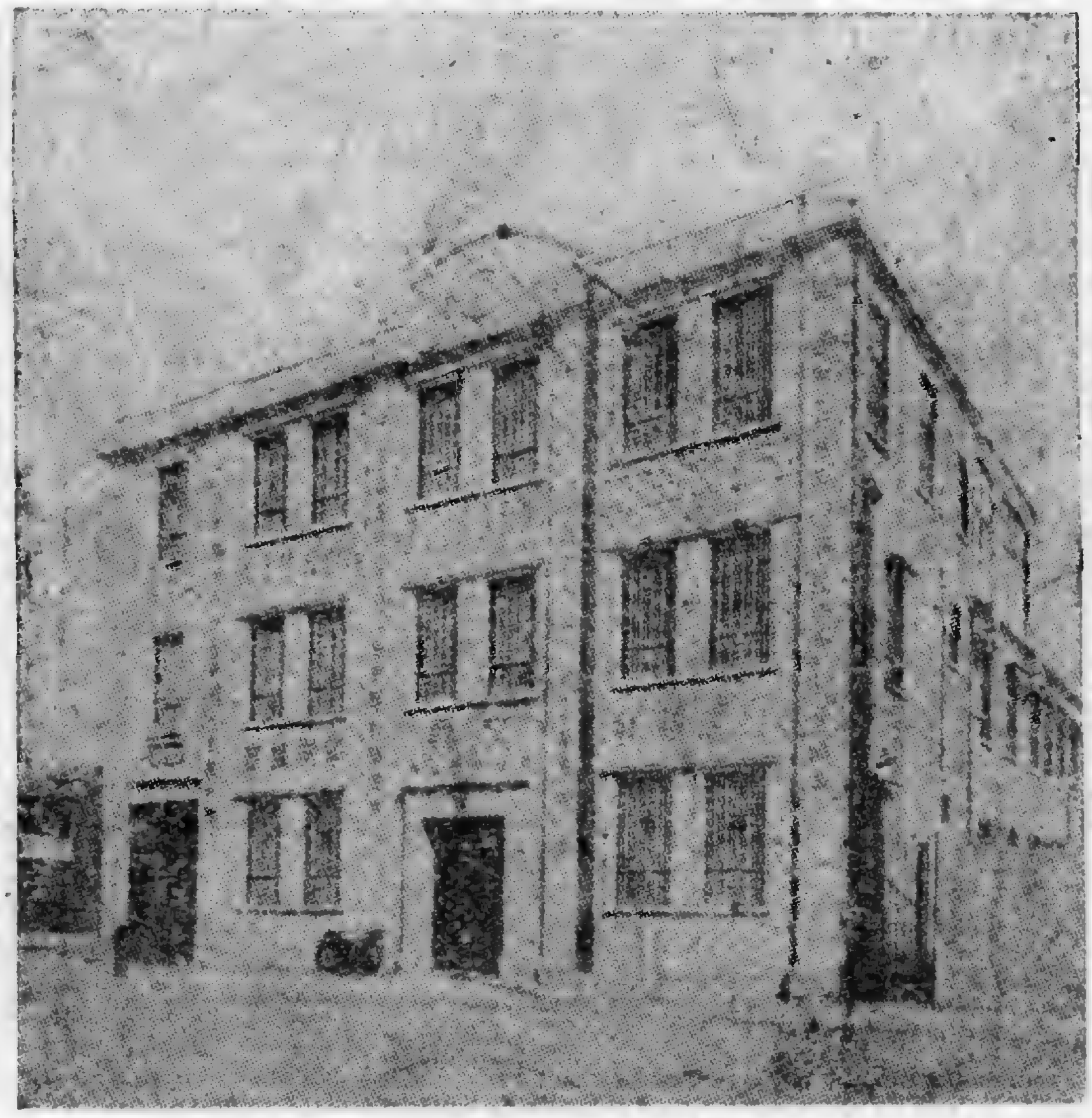


上海文華美術印刷公司

周家嘴路一〇二〇號

電話五〇九一二號

承製精美照相圖版



承印大小考究印件

各界如須印刷精美之年刊及紀念刊

請向文華美術印刷公司接洽必能滿意

(第一)本公司聘有上等印刷專門人材對於設計製版印刷裝訂各部工程均有充分經驗

(第二)本公司對於交貨期限力求迅速一經約定決不延誤

(第三)本公司力求顧客滿意凡顧客囑辦各點無不盡力辦到決不敷衍取巧

(第四)本公司取價非常低廉最精美之出品僅取普通之價格

(第五)本公司經驗豐富技術高超專印各種考究印件出品有把握顧客不勞操心決不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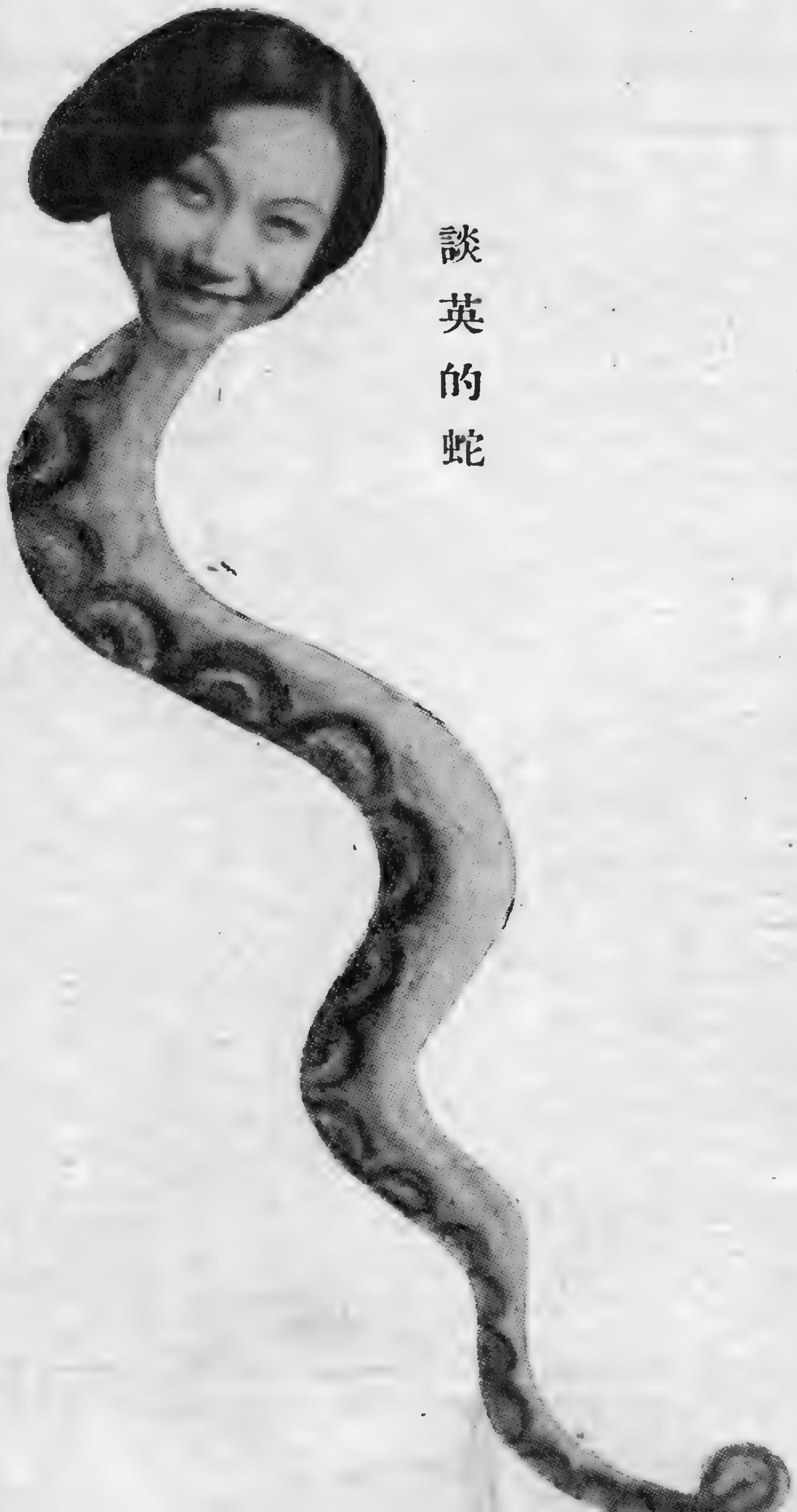
本書由上海文華美術印刷公司承印

明星動物觀

胡蝶的蝶

陳燕燕的小鳥

談英的蛇



王人美的野貓

播送廣告　効力立見

電力宏大縮地有術

費有限之代價
得無上之効驗

節目完美發音清晰

友聯

輔助一切廣告之不足

樓下門市部專售各式收音機及零件並設修理部聘有專門技師取價極廉

遷移聲明

因原址不足應用故遷至英租界福煦路西摩路口慈惠南里五號
電話　三七一三七

友聯公司廣播無綫電台

上海雜誌公司

四馬路三〇〇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

代辦代定
代理發行
全國各地大小畫報雜誌

代定中外雜誌絕對負責如有中途定刊可憑本公司定單取還定洋印有詳細目錄一冊函索即寄

爲讀者忠實的服務　爲讀者負責的介紹

阮玲玉本事

三版出書

欲知阮玲玉生前種種奇聞祕事……非閱此書不可

欲知阮玲玉致死一切前因後果……非閱此書不可

精裝一册。銅圖多幅。每册只售大洋壹角貳分。函購郵票通用

春色

人體圖畫　半月刊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從不脫期。預定全年大洋貳元。贈六寸放大人體照像一幀。掛號寄奉。不取分文。

上海卡德路郵局南153弄四號

千秋出版社發行

前輩藝術家**美華藝術公司**之二大新貢獻

◁山西路九十一號▷

標準十字圖案

在過去的十字布圖案中提取精彩之部份，加之現代最摩登的，中式及歐西時花，在印刷方面是十分的精細，確乎是一本「標準十字圖案」。女士們！趕快去購備一本，新一新您的，忱頭帳沿桌布，小孩用品等等吧！

內容有：

最新之花卉，風景

最華麗之圖案畫。

▲現已出版

現代刺繡範本

這是一本最可愛的花樣，無論做枕頭套，或者帳沿，小孩圍涎，拖鞋，坐墊，靠墊，都有專門花樣，並有凸花，絞花等刺繡技術，一經照樣繡製，無不富麗鮮豔。

請快到美華公司去買一本，保使滿意！

▲現已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電影·漫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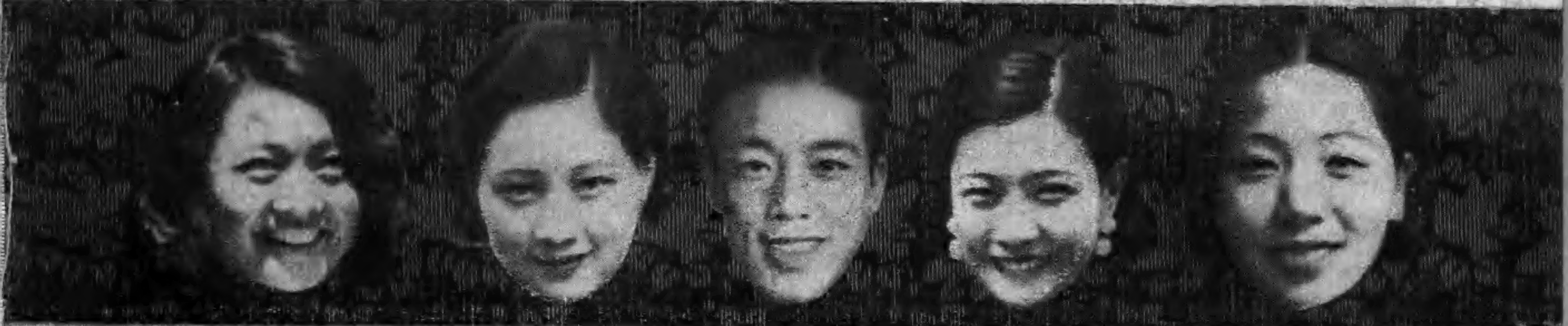
△創刊號三角

編者　朱錦縷　陳家樞　明義

攝影　何佐明

出版者　漫廬圖書公司　上海白克路一百弄四號　電話九〇六六八

總代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九五一四一



將明星的家庭作公開展覽
將明星的家庭作系統介紹

造成電影刊物的新姿態
繪就電影刊物的新臉譜

明星家庭

每集圖片二百餘幀

材料獨特
蔚為大觀

全部八大集
第一集業已出版
第二集卽將刊行

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總代售 上海雜誌公司 四馬路

各大書局 均有出售

Coordinated by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